咏梅

□贾清林

春前补白岂无凭!独放萧园赋有朋。 骨硬生来枝傲雪,朵红开处蕊含冰。 自知意气林逋会,也学疏狂苏轼能。 检点奚囊霜降后,不过菊馥与梅兴。

南园树下久徘徊, 伤古怀今别有才。 岂意为妻和靖老, 可怜无主放翁哀。 雪侵冷艳情何处, 尘蚀清香画不来。 际会随春风启幕, 一花踵后百花开。

沉默的石头 (外一首)

□梅子

寒冬腊月 田野里不会长出庄稼 我把一块石头种在荒草中间 希望春来时它能够开口说话

春风来过 夏雨来过 过过过 文雪来过 又来了

石头越来越光滑 却依旧不肯开口说话 就像躺在这里的那个男人 这一生都是沉默的

从此

从此 人生仿佛归零 一撇一捺一横一竖 都要自己来画

爸 您走后 我就长大了

过节了 我没有像样的礼物送您 您生前我没能代替您疼痛 那就让我替您活着吧

虚掩之门

□峡谷行云

我的庭院,虚掩之门 流动的空气 任其信马由缰

内外前后,我空间里 没有隔膜 也没有提防之心

阻隔、门闩、门楣…… 只要自己不给自己设置羁绊 皆可通行

不拒绝、不排斥 只等待、容纳、接受 你可径直走近我

这样的门口 简单得 不会让你用力去反复推敲

远远近近都是爱

□司马小萌

如果我说不知道自己故乡是哪儿,估计会有一千多人笑咱"弱智",还有一千多人给俺"上纲上线",也许还有一千多人想打俺一顿。呵呵。

国人根深蒂固的"故乡情结"永远血脉贲张,临近春节尤为热烈。

俺爸的老家是泉州,俺妈的老家是柳州,俺出生在广州,成长在北京……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小火车铆足了劲"突突突突"地开,你说,哪站不是站?

虽说填籍贯都以爸爸的老家为蓝本,但老实讲,从没感到多重要,大概缘于陌生吧。爸爸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贫民家庭,他的爹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养活全家。俺爸17岁在泉州加入中国共产党,18岁到上海参加"左联",从此在党的安排下征战四方,只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导反映侨乡的纪录片《故乡》时短暂回过老家,然后就和俺妈一起被派到海外工作,断断续续,直到去世。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见识一下他的老家和亲人,只知道爸爸从未间断给奶奶寄钱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福州开会,会后集体出行,路过泉州半天。由于匆忙,东道主只安排大家去当地一个著名祠庙参观,很抱歉,连名字我都没记住。终于在2015年11月底,一次厦门活动结束后,我踏踏实实站在了泉州的土地上,除了去看看破旧的老宅和未曾谋面的亲戚,更重要是代表姐妹们给父亲家乡的泉州市图书馆赠送父亲著作。其实这些著作该馆都有收藏,而且已多达50余种,可以说,赠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。捐完后我在朋友圈写下一句话:"我完成任务了,爸爸放心吧!"

这次泉州行留下了一张有趣的个人纪念照:在惠安县海边,朋友们让我打扮成"惠安女"留了个影。照片上,我掩嘴窃笑,坐在我旁边的泉州晚报林总开怀大笑。

妈妈的老家确切说不在柳州市,而是在柳北的融水县。这个热血女青年,16岁当了救亡日报的通讯员,1941年,17岁的她由组织安排到柳州日报当了一段时间记者。她用"雷维音"这个笔名写文章,并以此作为真名伴随了一生。就像俺爸,"司马文森"也不是他的真名而是使用得最多的笔名。这一代地下革命工作者,提着脑袋过日子,真心不易,真心佩服。

2016年4月,桂林活动结束后我特地来到柳州。当时的柳州日报总编刘榴带我去的第一个拍照点就是东门古城楼。到那儿才发现,这里还有抗战时期柳州日报社的办公遗址。我毕恭毕敬,认真地崇拜了妈妈一番。

如果说对父母的老家没感觉,那真是瞎话。有照片为证:在泉州、在柳州,我拍片是如此得心应手:好画面、好构图信手拈来,不假思索,我知道,冥冥之中是爸妈给了我灵感。

至于广州,我的出生地,我在那儿上小学直到四年级。学校坐落在广州东郊的石牌村,叫"广东省育才学校",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学校。记得有次上课,教室里突然钻进一条蛇,是剧毒的眼镜蛇,小朋友们的尖叫声至今还好像不绝于耳。2016年12月,一次广州活动结束,羊城晚报的小蔡特地带我故地重游,那里如今是广东大名鼎鼎的"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"。

北京,北京,我的北京,说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了。小学中学大学、工作结婚生子直至退休。熟到什么程度?一块牛排,别问几分熟,早已熟到"一塌糊涂"。举个小例子,你就能看出我对北京的感情了:每每有人在朋友圈抱怨北京的雾霾,如果是外地的同志,俺顾着面子,不好意思反驳;如果是北京的,我就要竭力辩护了。"忆苦思甜"一下:上世纪60年代末俺还在读大学那会儿,可是频频领教过北京的鬼天气的,没看见现在已经好多了吗?当然,好得还不够,所以我才在2007年写了一篇提案:《修改蓝天指标,加强北京空气质量管理》,后来被评为北京市政协优秀提案,最近几位老委员回想起来,都吹捧本人"很有前瞻性"。

可是,老家,老家,俺的老家算哪儿呢?

前几天我在朋友圈可怜巴巴地说"春节没有老家可去",立刻招来同情。淮安金湖水上森林景区的小孟经理留言:"天气暖和了,就来我们这里泡温泉、吃湖鲜。"真好!尽管我们只见过一面,尽管这疫情闹得哪也不敢去。

可是,我要让你们明白,我的"故乡情结"早已融进了每一个细胞,无需节日也无需提醒。它向四面八方延伸,不由自主地想,不由自主地爱。



贾博钧 摄

村边的大公路

□陈喜明

要说S333省道,村里好多人不知道是哪儿,而要说津保公路,村里就无人不知了。S333省道就是原来的津保公路,津保公路原来没有具体所指,就叫大公路,大公路在村子北边迤逦而过。

大公路像一只大手,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,推拉迎送着人们奔向远方。

村子在县城东边,所以,道路大多出村向西,南头北头各有一条大道连着乡级公路,乡级公路再向北走一里地就上了大公路。村北头的人去大公路还有一条捷径:顺着一条道沟子走。道沟子很深,两边的地和庄稼都在头上。人走在沟里,离远了看不见,道沟子越来越浅,走着走着就露出了头,到胡家坟(村北一块地的名字)就跟两边的地一边平了,成了一条田间小道。道沟子到现在也没变,还那么深,弯还是那么拐,两边的地里年年种一茬麦子、一茬棒子,长在行人头上。

走到胡家坟的地头就上了乡级公路。大公路是柏油路,在屋里院里、村里村外都是土的年代,它就是时尚、现代化的象征,干净、平坦、踏实,下多大的雨也不会泥泞。在伙伴们面前我曾说,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路,我敢打赌。伙伴们眨巴眨巴眼,没人接茬。走在柏油路上,脚下仿佛增加了力气,脚步变得轻快。公路上走自行车走马车,还跑着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的汽车。

半天过不了几辆汽车。在地里干活的时候,有汽车过来,人们会停下手里的活,看汽车飞驰而过。汽车主要有两种,一种是绿色的"大解放",一种是红白两色的客车。"大解放"嗡嗡叫着,总是那么匆忙,似乎有人催着快跑。客车就悠闲得多,悄没声地向前蠕动,像一只能变花蝴蝶的毛毛虫,那抹红色温暖着村里人的心。

公路的高级还在于两边高大的杨树和粗壮的柳树,树下的

坡上有一丛一丛的紫穗槐。夏天,树上成百上千知了的鸣唱响成一片,紫穗槐长长的枝条上开着一串串紫色的小花。那些知了蜕了的皮挂在树干上和紫穗槐枝条上。我们经常到公路边去寻找知了皮,再用柳条穿成串,拿到供销社卖钱,卖的钱买文具买小人书,也买水果糖。我们一边捡知了皮,顺便也看过汽车。"大解放"过去后撒下浓浓的汽油味,我们深深地吸溜鼻子,竟然觉得香香甜甜的真好闻。我们看客车也看里面的人,男女老幼,看他们的长相和装束打扮,觉得新鲜而有趣。

客车到龚庄都要停顿一下,那儿有个车站。每天客车来的时间点是固定的,村里人出门就去那儿等着。说是车站,没有站台,没有站房,甚至没有站牌,就是村口公路边的一块地方。车站就是一个习惯,客车只在那里停,半道上不停车。看着坐客车的人,我们真的很羡慕,当然更羡慕那卖票的——天天坐汽车。于是,心里就有了一个明明不可能又放不下的梦想。

终于有一天我坐上了客车,那是1983年。生活猛一下打开了一扇门,又打开了一扇窗,打了我个措手不及,9月14号接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,16号报到。匆匆准备了一下,带着惊喜、忐忑和迷茫,我和几个同学就坐上了那汽车,然后倒火车,奔向陌生的小城。三年的往返,熟悉了公路,熟悉了客车,认识了那些曾经向往的远方。三年后,大公路载我上下班,陪伴我成长,同时,更多的村里人从大公路走向了外面的世界。

如今,大公路也变了,变成津保公路,再又变成S333省道。它变得繁忙热闹,变得疲惫和沉重。路面几经拓宽加固,各种货车、轿车、客车日夜不停地在它身上飞驰。人们无暇驻足,时代的发条紧了又紧,催促着人们追梦的脚步。

有一样是不变的,它的走向依然坚定——从村里出来,走 乡级公路,然后沿着它走向远方,走向更远更远的远方……